#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来源：网络 作者：心上人间 更新时间：2024-06-12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7篇【篇一】“兹定于5月2日在老家为我父亲办70大寿酒宴，敬请群内亲友们光临！”堂兄在亲人群里发送的一条信息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回应：“祝伯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定参加，祝大舅舅生日快乐”。老父亲感慨，现在通讯是真发达呀。以前...*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7篇

【篇一】

“兹定于5月2日在老家为我父亲办70大寿酒宴，敬请群内亲友们光临！”堂兄在亲人群里发送的一条信息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回应：“祝伯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定参加，祝大舅舅生日快乐”。

老父亲感慨，现在通讯是真发达呀。以前我们给乡下的父母亲捎信，都要特意去找进城做事的同乡，还不一定找得到，有时候一个口信几天才能传达给父母。

现在回忆起来还真的是。小时候，每到寒暑假，父亲都要把我们送回老家去。一辆28型的自行车，坐上了父母和我们姐妹俩。到了上坡的时候，姐姐就要下来跑着推车，快下坡时，又赶紧跳到自行车前面的横杆上坐着。到了村口，奶奶早就等在那了。老乡们齐声说：“来了来了，都等了一早上”。原来，捎口信的只说了吃早饭回乡，并没有说明是来吃早饭还是吃了早饭再来，奶奶又很心急地盼着见到我们，做了早饭就等在村口了，时不时地往村口小道上张望，生怕错过了。等到假期快结束我们想回家时，奶奶就找到进城做工的后生再捎信去给父亲。父亲上班是三班倒，也不知道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所以总得再等上一两天才能回家去。

在老家住时，没有手表也没有闹钟。奶奶一觉醒来，抬头望望房顶的明瓦，感觉天还不够亮，就和衣再坐一会；觉得天亮得差不多了，就起身开始熬稀饭。等天大亮，孩子们起来时，饭也做好了。我常常很好奇，一块小小的明瓦怎么就能让奶奶把时间把控的差不厘呢？现在我的枕头边手机闹铃响了后，看看窗外，总是会怀疑闹铃时间定错了呢！

近90岁的外婆如今也会通过微信和我们聊一聊天。她说，现在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拨个电话孩子们就都来了，坐着小轿车去城里的大医院看病，是真好啊。我还记得那一年你们外公去世时，毫无先兆，晚上睡下就没醒过来。我听着他讲话很利索，事无巨细都讲了一遍，精神状态很好，也隐隐地觉得不安，但又没有深想，没有通知儿子女儿回来，结果子女们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啊。是啊，当年农村没有电话，城里也不普及，直待到第二天一早几个舅舅骑自行车往不同的地方报信，亲友们才三三两两聚齐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今短暂离开手机的我们都会感到手足无措，那通讯不便时代人们的焦虑与担忧更是一种无言的精神煎熬。从写信时落款的“见字如面”到如今微信视频的“想见就见”，从座机电话、IC卡、BP机到手机、有线上网、5G网络，再到现在的移动支付、网络购物，这在40年前，是做梦都难以想象的。

习总书记强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祖国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当年的美梦真的成真了。通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提高了沟通效率，也减少了一些不可弥补的遗憾。

【篇二】

无意间打开电脑，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蓦然跳到我眼前。穿越漫漫时光隧道，照片把我带回1993年4月21日，《江西地质矿产报》刊登了时任建设部部长侯捷和地矿部部长朱训给江西省地质工程总公司（江地集团前身）题词。侯捷的题词是：“精心施工，优质高效，奉献祖国，造福人民”；朱训的题词是：“开拓创新，乘胜前进”。

江地集团（原江西省地质工程总公司），自1986年成立以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以其开发的泵吸反循环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领先于全国建设基础施工市场，完成了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公司被建设部评为“全国施工技术进步先进企业”，获得两位部长的关注，题词予以嘉奖。

岁月如歌。30多年来，江地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领域遍布国内外，已承接施工一系列的地基基础、公路桥梁、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等国家、省、市重大及重点工程和国际项目，完成了一批“高、大、难、新、特”代表工程，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达100%，深受建设方及用户好评，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和国际美誉。公司在边坡治理、地灾防治、工程勘察等专业市场上同样享有盛誉，公司综合实力在快速发展中不断增强。在技术创新方面，江地集团近年来获得专利29项，省级和国家级工法11项，参与省级和国家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各1项。除了享誉全国的泵吸反循环技术，还有一系列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和部省级奖励，其中，“防渗墙造墙机”和“反循环钻孔扩底钻头”等获得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今年3月，江地集团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024年春已到，草翠花开万木春。江地集团公司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机遇。公司执行董事尧在雨在今年职代会上做了题为《凝心聚力谋发展，奋发有为谱新篇》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从今年起，江地集团将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集团公司打造成集工程建设、环境综合治理服务、矿产勘查开发于一体的三业并举的产业发展格局，成为有两个特级施工资质，年收入100亿元以上，国内外网点100个以上，利润1亿元以上，人均年收入30万元左右的“双特”“双百”跨国经营企业集团。这也是江地集团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是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的“江地梦”。

东风劲吹满目新，跃马扬鞭再启程。江地集团坚持以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工作导向，坚持新发展理念，以“立信念、抓转型、活机制、强管理、控风险、增效益、守法纪、夯实力”为工作重点，积极应对大地质、大环境、大建设产业发展新变化、新挑战，以市场经营为统揽，攻难点，补短板，构筑新的发展优势，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再上新台阶。江地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按照局党委的全面部署，秉承先辈们的精神，脚踏实地，努力奋斗，追着我们心中的“江地梦”这一宏伟蓝图前进，迎接新时代的地质工作新面貌。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温暖了无数逐梦之人。两位部长的题词，是江地集团发展的初心。二十六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深刻变化，建筑施工的规模和技术日新月异，给江地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和挑战。2024，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这一代江地人将撸起袖子，不忘初心，当好新时代“追梦人”！

【篇三】

周末回了一趟老家，路过我童年时代就读的小学，许多乡村校园趣味回忆扑面而来，我突然一阵莫名的感动。这些回忆见证的正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的变化。

年少时期，在我那裹着小脚的太奶奶口中听着旧社会的故事，在经历过新旧交替的爷爷和当过“童养媳”的奶奶口中听着那些改革初始的伟大成就。不经世事的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改革开放的伟大。只有亲身经历才懂得它的价值。

我出生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儿时最清晰的记忆便是90年代的乡村欢乐校园生活。附近5个村庄总共一个小学，全校不到200个学生。上学要独自步行2公里泥巴路，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中午饭自己从家里带米到学校，老师轮流帮忙煮饭。到了冬天，大年级的学生就自己从家里扛着一个“火桶”到学校，坐在屁股底下一边取暖一边上课。那时候老师们个个都是“全才”，数学、语文、美术和体育课全兼。由于劳动力不足，有时候课上到一半，看着天要下雨，学校会紧急通知下课，好让离家近的学生教师可以赶回家抢收稻谷。农忙时节，学校便组织学生“采茶”“捡稻穗”“摘茶籽”，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能力，明白劳动的艰辛，一方面取得的收入用于添置一些教学工具，改善教学环境。我的小学时代便在尘土飞扬但是欢声笑语不断的操场上、破旧但被朗朗读书声环绕的教室里、汗水直流却难能可贵的劳动现场中度过。

中学时代已经是21世纪初。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颁布，国家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春风继续沐浴下，我这样一个乡村小孩也搭上了教育改革的班车，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中学。尘土飞扬的泥巴操场安装了塑胶跑道、甚至还有篮球架等运动设备；上学的工具从步行变成了自行车；教学语言从“方言”变成了普通话；学校盖起了食堂，再也不用自己带米到学校煮饭；老师也从“万金油”变成了专业教师；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居然也学上了“英语”。我甚至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的神秘与神奇。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农村教育还是受“重男轻女”陋习影响较为深刻，很多女同学都因为家庭原因，初中没有毕业就被辍学了出去打工养家了。犹记得那些年教育局、学校组织老师一家家走访乡村家庭，宣传教育重要性的场景。而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的父母因为相信党和国家，才相信了教育的力量，相信了知识的力量，才有了我今天的人生。

就这样，我坚信着知识就是力量，一路风雨一路歌，童年在涓涓细流中逝去，日子在朗朗书声中度过，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乘着教育发展的班车，背上行囊，远离父母，一路奔向了心中的圣地——大学。而此时，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已经越来越深，学校拥有许多先进设备，各类实验室、实验器材、健身器材，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室，多功能图书馆等等让我们流连忘返，身心受益。

如今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快8年了。我所就读的那所乡村小学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然坐落在乡镇但是非常现代化的、标准化的小学。儿童娱乐器材、多功能教室、计算机、钢琴等等设备一应俱全。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农村收入的提高，农村学生再也不需要因为学费问题被迫离开校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院校更是琳琅满目，不但现代化而且早已经同世界接轨。

从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的伟大春风已经沐浴了我们40周年。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的时代，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一定会让世界看到新的更大的奇迹。

【篇四】

农耕时，每件沾有泥土的农具，都是乡亲们的好伙伴。大家与它们朝夕相伴，习惯于早出晚归，也习惯于把每一件农具都打磨得发亮。镰刀、锄头、镐头、锹、犁，每一件都比它们的名字更亮。在故乡，特别是在黑土地上，这些有百年甚至千年历史的农具，比一个个村庄的历史更长。与这些千年百年的农具相比，我们太渺小了，我们都只是小小的孩子。

当现代化的农具，播种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们，从梦想来到现实，传统的镰刀与犁铧便悄悄离场，仿佛是没有获得掌声的演员落寞而去。于是在故乡，夕阳西下的时候，在田野里看到的不再是遍地的乡亲，而是现代农机，它们仿佛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人，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留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每一个农机的辙印都是一枚螺钉，把历史和现实，把昨天与今天，把许多不相干的日子和故事装订在一起。

传统农具依旧被挂在农家的屋檐下。对于故乡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农具不只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从我身边吹过的风依旧清凉，不知是从小镰刀旁吹过来的，还是从大播种机边吹过来的。

细心的兄长，把原先家里的仓房，改造成一个小的“农具博物馆”。父亲使用过的，母亲使用过的，哥哥自己使用过的，家里没有丢弃的所有农具，一一陈列在小屋里。小屋是简陋的，甚至有一些破旧，在斑驳的砖墙上，哥哥钉上了一排钉子，把所有的农具都挂在这墙上。

跟了父亲20年的镰刀，不知道被父亲磨过多少次。我还常常想起小时候，父亲每一次在磨石上磨过镰刀，在清水里洗过之后，习惯用手指去感受刀刃的锋利。他凝视刀锋的目光是那样的慈祥，透出一股亲切，一股力量，仿佛是凝视一个伙伴，甚至一个孩子。用这把镰刀，父亲养育了我们，这也蕴含了他一生的希望。

跟了哥哥十几年的锄头，也已经细小了，那是哥哥回家务农之后使用的第一把锄头。初中毕业之后，看着病在家里的父亲，哥哥放弃了自己求学的梦想，选择回家务农。瘦小的他在村头的铁匠炉打制了一把比大人的小一些的锄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十几年的劳作，锄头已有些斑驳。

哥哥使用过的每一把镰刀，割草的，割柴的，甚至割水稻的，让哥哥单调的日子多了一些色彩。此刻，哥哥使用过的所有农具和他流逝的青春，都静静地凝固在这里，凝固着哥哥的希望与父亲的期待。哥哥习惯没有事情的时候坐在小屋中，跟这些农具静静地坐一会，追寻昔日的感觉：那些农具依旧在田野上行走，那些庄稼，依旧在他的肩头生长，鲜活的蓬勃的青春依旧没有离去。

在仓房的门口摆放着一个石碾，是上好的大青石打磨的。大青石是做石匠的姥爷从几十里外的山上，用几头牛拉的爬犁拉回来的。那年母亲才6岁。之后，尽管有人曾出高价买这块青石，姥爷却一直没有动心。后来，他把青石造成石碾，送给女儿做嫁妆。在父亲家破旧的三间草屋旁，人们精心地平整出一块地方，安置好这座石碾，这是小村的第一块石碾。石碾隆隆的滚动声，让这个小村有了活力。村里的人于是习惯在石碾上加工粮食……40年后，村里的电磨开始轰鸣，没有人再用石碾碾粮食。石碾留给了村里人吱吱呀呀的记忆。有一天，一个城里人想买走它，做什么用，城里人没有说。母亲犹豫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卖，她说，这东西留着就是一个念想。

【篇五】

我出生在1954年，在辽西一偏僻农村长大。儿时，我就对汽车情有独钟，做梦都想坐一次汽车。

在我的记忆里，我所居住的村子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每逢雨季到来，不论是汽车还是马车，经常被陷在泥泞的公路上，苦不堪言。由于交通不便，一些车辆都绕道而行，我们村子里的公路上很少见到汽车。偶见开来一辆，我就和童年的小伙伴们好奇地跟在后面追赶，闻着汽车尾气排放的汽油味，无比陶醉。汽车驶过，烟尘和泥土四处飞扬，我全身上下脏兮兮的，回家没少挨骂，但我痴心不改，只要听到汽车发动机的轰隆声或鸣笛声，我都要不管不顾地冲出家门，一饱眼福。即使不去追，也要目送汽车远去，直到不见踪影。当时我就梦想着，要是能坐一次汽车有多好。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同种类的汽车多了起来。我第一次坐上汽车是1976年，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农村人结婚，过去都是马车迎亲送娶，由于我爱人的家离我家较远，我父亲雇了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车厢里放上几个木凳，车头上系着用红布做的大红花，我和媒人坐上车去迎亲。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心里，坐上汽车甚至比结婚还要兴奋几分。

第二次坐汽车，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我从事农业工作，有一次，政府机关领导去农村考察农田基本建设，让我陪同前往，我们坐的是辆北京吉普。车行走的道路都是我们辖区的沙土路，凹凸不平，虽然坐在车里很颠簸，但还是感到特别舒服。小车的速度比大汽车快多了，只见道路两旁的树木快速地后退。当我从车窗探出头向车后望去时，只见扬起的沙土遮天蔽日，又仿佛一条沙龙，在车后翻滚摇摆。

第三次坐汽车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一次我出差去省城，坐上了城市公交车。城里的道路和农村真是没法比，所到之处尽是柏油路，笔直、洁净、宽敞、平坦，各种车辆在路上来回穿梭，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街景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然而，我的视线始终离不开过往的车辆，一辆比一辆新颖别致，一辆比一辆漂亮大方，大部分牌子都不认识。我乘坐的是无轨公交车，那时正赶上职工上班，人特别多，整个车厢都挤满了，让人透不过气，站都站不稳，我双手紧拽着车上的吊环，一直站着到了目的地。虽然一路站着，腰腿酸痛，但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城市公交车，特别新奇，还看到了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心情愉快，疲惫无影无踪。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坐轿车，那是在90年代初，我从辽西调到铁岭工作，由于路途遥远，前来报到时，单位领导特批，决定用轿车送我到新的工作单位，那天坐的是苏联产的伏尔加牌轿车。能坐上轿车，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来铁岭的道路上，已不见过去的砂石路，走的都是近年新建的柏油路，宽敞平坦，一马平川，车跑起来自然没了从前的烟尘，噪音也极小，舒服至极。

后来，坐车逐渐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我拥有了自己的车——一辆中华牌银灰色V5越野轿车，这是曾经无法企及的梦想。拥有私家车，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每逢佳节我们开车回老家看望父母，假日一家人自驾旅游，近的地方当天来回。每当我坐在自己的车里，行驶在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我总会回想起过去的岁月，一切恍然如梦。

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net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net站内查找